

浅谈印尼汉语国别教材的翻译问题

A BRIEF TALK ON TRANSLATION ISSUES ABOUT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INDONESIA

Kelly Rosalin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BINUS University
Jln. Kemanggisian Ilir III No. 45, Kemanggisian – Palmerah, Jakarta 11480
krosalin@binus.edu

ABSTRACT

Currentl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in Indonesia has general characteristic usage, and poorly addresses the true needs of Indonesia students.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in Indonesia are not country-specific but only translated into Indonesian language. This paper evaluated six books, consisting three types of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horoughly observed Indonesia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analyzed translation issues that occu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rough this observation, it can be seen in translation aspect, still not appropriate for Indonesian students.

Keyword: *Indonesia, country-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s, translation, element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内容摘要

目前，印尼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大多为汉语通用性教材，这些教材还难以满足印尼学生的真正需求，原因在于印尼学生使用的教材不是真正的国别教材，而只是做了印尼语的翻译而已。本文以三类六本初级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对翻译部分做了详细调查，分析并研究了汉语教材中所出现的翻译问题。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在翻译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合印尼学习者之处。

关键词：印尼；国别教材；翻译；初级汉语教材

前言

教材中的翻译部分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对教材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简单。(徐品香，2010)语义是词语教学的重点，只有准确理解、掌握语义才谈得上进一步正确使用词语。(晏懋思，1994)教材中的词语翻译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为了达到帮助理解的目的，译文应该准确并能充分地表达被译词语的意义。另一个是指导运用的目的，为了达到指导运用的目的，译文能够提供被译词语的文法、搭配习惯、语体风格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学生能准确地理解并运用被翻译的词语。如果汉语教材中的译释正确，就能帮助学习者减少对汉语学习的负担，反之则不但能增加学习者的负担，而且会误导学习者。

前在印尼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大多数是用英语译释或者印尼语译释，但这些译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翻译问题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因此，笔者将列出在翻译过程中常犯错的一些问题并提供一些适当的翻译，以期通过本研究为编写适合印尼汉语教学的国别教材提供一些启示。

研究方法

本文拟以三类六本初级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第一类教材是通用性的普通汉语教材，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发展汉语初级汉语(上)》为研究对象。第二类是通用性汉语教材的版本作出多语种翻译的教材，以华语教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文》入门级(课本)为研究对象。第三类是专门为印尼学生编写的教材。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初级标准华语》系列教材，2006年出版的《初级标准华语》(第一册)、2006年出版的《初级标准华语》(第二册)、2007年出版的《初级标准华语》(第三册)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基础华语》第一册为研究对象。

本文是从教材中的生词和课文的注释部分做了详细调查，分析了这些汉语教材中所出现的注释问题并把所存在的注释问题归类了起来。

内容

英语译释

目前，许多中国编的汉语教材都是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在印尼所使用的英语译释汉语教材，一般都是属于通用性教材。以《发展汉语》系列初、中级汉语教材为例，在《发展汉语》的初中级汉语教材对生词的释义、语法与注释解释的翻译都是采用英语释义法。在《发展汉语》的初中级汉语教材中，只有拼音、词语的词类和英文注释，如：

表1《初级发展汉语(上册)》的生词译释

生词	词类	拼音	翻译
是	动	shì	to be
留学生	名	liúxuéshēng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student
学生	名	xuéshēng	student
和	连	hé	and
同学	名	tóngxué	classmate
汉语	名	Hànyǔ	Chinese

印尼是属于非英语母语的国家,但是许多印尼学生从幼儿园起已经开始认识了英语。虽然如此,因各种原因也有一部分印尼学生很少甚至没有接触过英语,所以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因而,使用英语译释的汉语教材不利于没有英语基础的印尼汉语学习者,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汉语的兴趣。使用英语译释的教材,印尼学生一方面要学习汉语,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掌握英语来掌握汉语。对于没有英语基础的印尼学习者来说只能够增加学生对汉语理解的难度,他们一方面要懂汉语的词语,一方面也要先懂词语的英语意思才能理解汉语生词的意思。因而,许多印尼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就知难而退。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对于印尼学习者来说,不能把英语单独作为汉语教材的媒介语,应该要附加上印尼语译释。媒介语是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的一座桥梁。媒介语应该帮助学生更容易掌握汉语,而不是使学生因媒介语而放弃学习汉语。

印尼语译释

以《当代中文》入门级多文种系列(印尼语版)与《初级标准华语》第一至三册与《基础华语》第一册为例。因为这些教材都是使用印尼语作为媒介语。这些汉语教材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多文种系列的教材。《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的课本对生词的释义、语法与注释解释等都是采用印尼语释义法,教材里还有供第一课到第十课的课文的印尼语翻译。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中,不仅给出了拼音、词义、也有注明了词语的词类,如:

表2《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的生词译释

生词	词类	拼音	翻译
认识	kata kerja	rènshi	kenal
很	kata tambahan	hěn	amat, sangat
高兴	kata sifat	gāoxìng	gembira, riang
在	kata depan&kata tambahan	zài	di,pada,dalam
进出口		jìnchūkǒu	impor dan ekspor
进口	kata kerja	jìnkǒu	impor

第二种类型是专门为印尼学习者编的汉语教材。《初级标准华语》一至三册与《基础华语》第一册都是属于专为印尼学习者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采用的都是使用印尼母语译释,生词、语法、课文、练习中每一项小题目等都标注了印尼语翻译。《基础华语》除了印尼语以外,还采用英文来对生词和课文进行译释。下面笔者将例出这两套教材中的译释例子。

在《基础华语》中，不仅给出了拼音、词语的词类、印尼语译释，还给英文译释，如：

表 3 《基础华语》的生词译释

生词	词类	拼音	翻译
这	代	zhè	ini//this
是	动	shì	adalah//be
爸爸	名	bàba	ayah//papa; father
妈妈	名	māma	ibu//mom; mother
伯父	名	bófù	paman//uncle
伯母	名	bómǔ	bibi//aunt

在《初级标准华语》中，有拼音、词语的词类、印尼语译释，也有词语的繁体字，注释体例如下：

表 4 《初级标准华语》的生词译释

简体字	繁体字	拼音	词类	讲解
芒果	芒果	mángguǒ	名	mangga
怎么	怎麼	zěnmē	代	bagaimana
卖	賣	mài	动	jual
尝	嘗	cháng	动	cicip
当然	當然	dāngrán	副	tentu saja
买	買	mǎi	动	beli

虽然在这些教材中的印尼语翻译已翻译得自然生动、符合印尼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但是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教材中的生词、课文、语法注释等方面的印尼语译释还存在着一些词语翻译得不太准确、文字错误、缺少说明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印尼学习者对汉语某个词或句子的理解产生歧义并直接影响到汉语的教学质量，因为影响学生接受正确的信息，所以妨碍了正常学习。

下面分类例举是通过进一步调查，笔者对教材词语印尼语译释中发现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译释不准确的问题

从译释的准确性来看，在这些教材中有不少词语在印尼语译释中还不够准确。在汉语教材的译释不准确的问题能让学生对词义或者句子的理解产生歧义、偏差，进而导致学生在运用上出现了偏误。

译释不准确的第一种情况是译词与被译词的概念义不完全对

(曾小红, 2006)在《有关对外汉语英汉翻译教材的思考》文章中曾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母语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目的语），从而影响有效的表达交际。

每个语言在表达同样的情况肯定存在差异，因此，使用母语译释目的语的词语是很难达到完全同样的意义，在理解上可能会存在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影响到母语与目的语的词语的概念义不完全对。例如在解释“你好”的时候，许多汉语教材对“你好”译释为 *Apa kabar!*，不是十分合适。

我们知道汉语中“你好”是个跟别人打招呼的方式，虽然印尼语中“*Apa kabar!*”也是个跟别人打招呼的方式，但是“你好！”与“*Apa kabar!*”的概念义不完全一样。因为在中国跟别人打招呼说：“你好！”的时候，对方肯定也会回答：“你好！”，而印尼语中的“*Apa kabar!*”，如果跟别人打招呼说：“*Apa kabar!*”，对方不可能回答：“*Apa kabar!*”，反而会回答好还是不好（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因为印尼语中的“*Apa kabar!*”与汉语中的“你好吗？”有同样的意思。笔者觉得“你好”应该翻译成“*Halo*”比较正确。

将“舅舅”翻译成“*paman (adik ibu)*”，也不是完全对的。印尼语“*paman*”就与英语的“*uncle*”同样的意思，无论父亲还是母亲的兄弟，都会叫“*paman (uncle)*”。但问题不是存在这里，因为在“*paman*”后面的说明是不完全对。因为汉语与印尼语之间的差异，所以应该附上正确的说明来弥补汉语与印尼语之间的差异，但是在这个词语的印尼语说明却存在了问题，将“舅舅”说明了是母亲的弟弟。这样会使学生在理解上产生了误解，因为“舅舅”不只是指母亲的弟弟，也是指母亲的哥哥，应该翻译成“*paman (saudara laki-laki ibu)*”才比较正确。

译释不准确的第二种情况是使用不太标准的印尼语译释

每个国家或者地区一般都有属于自己人民使用的正式语言，印尼也如此。在印尼语中标准语言的定义是指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作为标准和典范的主要语言，包括在日常生活使用的口头语或者书面语。印尼语的标准语言通常使用在下面的情况下：

1. 正式的交通（书面的），如：法令、规则、正式的通知等。
2. 正式的会谈（口头的），如：讲座、传教、教学等。
3. 言语（书面的），如：论文、教材、正式的报告等。
4. 正式的谈话（口头的），如：学生对老师、员工对老板等。

为了适应印尼当地学习者的需求，在为印尼学习者编写的汉语教材应该使用印尼语的标准语言来注释，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怎样的印尼语注释才能符合印尼语的标准语言，通过对课文注释的调查，发现在这些教材中还有一些使用不规范的印尼语注释，如《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课本中有：

站	<i>stopan</i>
秋天	<i>musim rontok</i>
押金	<i>boroh</i>

以上的例子的印尼语译释是不符合印尼语的标准语言，因为在印尼语词典没有这些字，但如果印尼学生看了“站 = *stopan*”与“秋天=*musim rontok*”的注释，他们肯定会懂词语的意思。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常这么说，“*stopan*”是英语加印尼语的后缀，而“*musim rontok*”是应该翻译成“*musim gugur*”才符合印尼语的标准语言，“*rontok*”和“*gugur*”在印尼语含有同样的意义，但我们一般不把“秋天”说成“*musim rontok*”，而说成“*musim gugur*”。同样，在印尼语词典里没有“*musim rontok*”的词，只有“*musim gugur*”的词，而“*boroh*”的词即没有在印尼语词典里又没有听过这个词。

译释不准确的第三种情况是使用已脱离生活的印尼词语

对于零起点的印尼汉语学习者，印尼语翻译非常重要。如果把汉语注释为比较少使用、学生几乎没有接触过的印尼语译词，会让学生在学汉语有很大障碍，学习时无法理解的印尼语译词就无法理解它的汉语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有：

牛仔裤 celana jengki
钱 包 dompet, pundi

以上的例子，虽然在印尼语词典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2002) 可以查到印尼语译词的意思，但是这些印尼语译词在现在的印尼社会中很少使用，所以有些人看不懂这些印尼语词语。

如：牛仔裤被译为“celana jengki”，在印尼我们一般不把“牛仔裤”说成“celana jengki”，而“celana jeans”，如果翻译成“celana jengki”的话，肯定学生不知道“牛仔裤”的词义。

再如“钱包”注释为“dompet, pundi”，注释为“dompet”是正确的，而注释为“pundi”，也不是十分合适，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pundi”是指钱包，因为我们在印尼没有把“钱包”说成“pundi”，而只说成“dompet”。

译释不准确的第四种情况是含有贬义的译释

在为印尼学习者译释汉语教材中的词语时，译释者在给印尼语译释的时候，除了要正确地译释汉语词语以外，也要真正地考察印尼语译词是否适合现在的印尼社会中使用。只简单注释意义，而没有通过详细地考察这个印尼语是否合用，会使汉语词语翻译成含有贬义的印尼语。例如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中出现的“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分公司，老板让我去那儿工作”，将“老板”翻译为“majikan”，虽然“majikan”在印尼语中也是老板的意思，但是对于公司的老板，“majikan”的译词不太恰当，因为我们在印尼生活中，把“majikan”在印尼语交际中用于“仆人对主人”称呼的语言行为，如果这样翻译，意味着公司的员工都是仆人，这是一种贬义，让印尼人不能接受。课文中的“老板”是指公司的老板，在印尼，职员对公司老板的称呼是“bos”，而不是“majikan”，所以把“老板”翻译成“bos”比较正确。

译释不准确的第五种情况是使用英语译释

有些印尼语词语的读法很接近英语的读法，因此，容易把英语与印尼语之间的同样的读法的词语融合在一起，虽然读法是一样的，但是写法是不太一样。如：在《初级标准华语》第三册中将“球队”翻译成 team，“team”是英语的词语，而在印尼语“球队”应翻译成“Tim”，印尼语的“Tim”的读法很接近英语的“team”的读法。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的“干杯”译释为 toast，在印尼语词典没有“toast”的词语，“toast”是英语的词语。而“干杯”在印尼语应翻译成“bersulang”，虽然“toast”与“bersulang”的读法完全不一样，译者翻译成“toast”，笔者会理解，因为在印尼人的生活中，干杯的时候比较常说“toast”，所以译者在翻译“干杯”，会译成“toast”。在《基础华语》第一册将“球”翻译成 bola; globe。“Bola”是正确的翻译，而“globe”是不正确的翻译，因为“globe”在印尼语中没有“球”的意义，是指地球仪。“Globe”在英语中却有“球”的意义，译者把英语中的“globe”与印尼语中的“globe”理解成同样的意义。

印尼语错误的译释

笔者注意到，在这些教材中出现了许多印尼语错误的译释问题，例如在《基础华语》第一册中有：

你们	kalian, kamu
挺	sangat, agak
好事	bagus
肚子	perut, lambung
拉肚子	buang air besar

翻译者对“你们”的印尼语解释是：“kalian, kamu”，“kamu”在汉语中是“你”的意思，对“挺”的印尼语解释是：“sangat, agak”，“agak”在汉语中是“有点儿、稍微”，“好事”的印尼语解释是：“bagus”，“bagus”是指“好”的意思，“肚子”的印尼语解释是：“perut, lambung”，“lambung”在汉语中是“胃”的意思，“拉肚子”的印尼语解释是：“buang air besar”，是指“大便”的意思。

同样，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中出现的印尼语错误的译释问题比较读，下面举出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刮风	tertiup angin
枫叶	daun sejenis pohon
我以前养过花儿	saya pernah memelihara burung sebelumnya
我姓白	nama keluargaku Ma
我是中国人	saya orang Tionghoa
对不起	minta maaf
别着急	kalem

翻译者对“刮风”的印尼语解释是：“tertiup angin”，“tertiup angin”在汉语中是“被风吹”的意思，对“枫叶”的印尼语解释是：“daun sejenis pohon”，这印尼语解释比较难理解，大概“daun sejenis pohon”在汉语中是“很像树的叶子”，在句子中的“花儿”被译释为：“burung”，“burung”是指“鸟”的意思，“我姓白”的印尼语解释是：“nama keluargaku Ma”，“白”被译释为“马”，“中国人”的印尼语解释是：“orang Tionghoa”，“orang Tionghoa”是指印尼华裔，“对不起”的印尼语解释是：“minta maaf”，是指“道歉”的意思。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教材中存在的译释错误还是很多，由于词义注释的错误，从而容易导致学生对文章造成误解。因为错误的译释，会影响到学生在运用上的问题，例如：《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的印尼文课文部分对“别着急”的印尼语解释是“kalem”。《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对“kalem”的译释：“镇静、冷静、沉着”，这很显然是个错误的译释。假如学生把“别着急”理解成了“镇静、冷静、沉着”（kalem），用“别着急”代替“镇静、冷静、沉着”，会使学生在造句的时候出现了偏误，例句：“她是一个别着急的女生”。

文字错误的问题

文字错误在这些教材中较为少见，有些可能是因为印刷错误所致。这类问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没有影响到词语的意义。这类文字错误的问题虽然没有影响到词语的意义，然而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并得以改善。如：《基础华语》第一册中的第 36 页的“他= baliu”（baliu 应为 beliau）和第 78 页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写 = sekarang kita wendikte”（wendikte 应为 mendikte）。《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课本中的第 34 页的“职员= pagawai”（pagawai 应为 pegawai），第 103 页的“父母亲= ayah-bunda, ornag tua”（ornag tua 应为 orangtua）和第 100 页的“担心= kwaitir”（kwaitir 应为 khawatir）等。

第二种类型是影响到词语的意义。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的教材中出现了一些因文字错误而导致词语的意义发生变化，如：在第三课的生词表中的“眼镜= kata mata”，这里的“kata mata”应为“kacamata”，学生读了该词的印尼语译释，肯定不理解该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kata”是指词语的意思，而“mata”是眼睛的意思，所以学生可能会把“眼镜”理解为“眼镜的词语”。第九课的生词表中的“熟悉”被翻译成“tabu dan kenal benar akan”（禁忌和了解的意思），“tabu”应为“tahu”。因为一个错别字导致对整个词语意义变成另一个意义，“tabu”在印尼语是禁忌的意思，这会影响到学生对“熟悉”的词义产生歧义。

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课本的情景说明只标注了印尼语，而没有汉语。学生只能通过印尼语说明才能了解每个对话的情景。有的情景说明因为一个词语缺少几个字，使学生无法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如：第十七课的第二对话的情景说明，“Mereka tidak menyana, belum lama mereka pindah alat pendingin dalam apartemennya sudah rusak”。因为在对话的情景说明没有汉语，所以笔者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无法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在印尼语中没有“menyana”的词。通过参考《当代中文》入门级（英文版）的教材，笔者才知道该词是什么词，“menyana”应为“menyangka”（是没想到的意思）。

由此可见，在印尼语中如果一个词语缺少了字或者把字写错，会导致词语的意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会给汉语基础不太好的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难，会引起学生在理解词语的时候产生偏差。

缺少说明的问题

（高书贵，1997）不同语言间很难存在一对一的关系，除少数名词外，其他词语几乎是一多或多对易的交叉关系，这一客观事实给汉语教材的英文注释带来了世纪的困难，影响了词汇注释的准确性。

具有多义词的汉语词语，在给了该词的首次译释后一定要辅以说明，尤其是对于零起点的学生。如《初级标准华语》第一册第四课的课文出现了“打球”的词语，在课文“打球”的意思是 main bola (playing the ball)，但在生词部分把“打球”分开注释，将“打”仅注释为“main” (play)。如果零起点学生遇到了“哥哥打了弟弟”的句子就会理解为“哥哥跟弟弟玩”的意思，使学生对“打”意义产生误解。“打”除了有“play”的意思，还有“hit, get”的意思。笔者觉得应该在此处有一个说明，强调注释“打”在本课文的意义及限制，让零起点的学生了解这个词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义项，不能随便乱用。否则他们第一次知道“打”的词义是 play，学生就会一直认为“打”只有 play 的意思，所以会影响到学生以后对“打”的词义的正确使用。

另外，印尼语的量词没有汉语中的量词多，所以必须对汉语的量词以说明。例如在《基础华语》第一册中有：

口（量词） orang（是人的意思）

很明显，该量词的印尼语译释缺乏了具体的说明，将“口”翻译成“orang”，虽然在生词表有词类，但是这本教材是针对初级的学生，学生可能会没有注意到该词的词类，而直接看该词的印尼语译释。更何况在同一个生词表也出现了“人”的生词，将“人”翻译成“orang”。这样会使学生分不清“口”与“人”的区别，并使学生对“口”的词义也产生误解，笔者认为应该把“口”翻译成“kata bilangan untuk orang”（用于人的量词）。

虽然在《当代中文》入门级（印尼语版）课本中的量词给出使用范围，但是该量词的词用范围还不太妥当。例如：

瓶（量词） kata bantu bilangan untuk bir, air soda dan sebagainya（啤酒、汽水等的量词）

只（量词） kata bantu bilangan untuk burung, anjing kucing dan sebagainya（鸟、狗、猫等的量词）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该量词的印尼语译释只说明“只”用在鸟、狗、猫，而“瓶”用在啤酒、汽水的量词，根本没有具体的使用范围。比如汽水与啤酒不仅使用瓶子，而且也有使用罐子的汽水与啤酒。如果按照这样的印尼语译释，学生会把使用罐子装的汽水也说成“一瓶汽水”。因此，没有相关的具体说明，会使学生无法正确的理解、在运用量词时不知所措，限制了学生在运用词的能力并使印尼语翻译不能达到指导运用的目的。笔者认为应该把“瓶”翻译成“kata bantu bilangan untuk botol, seperti bir, air soda dan sebagainya”（用于瓶子的量词，如：啤酒、汽水等），把“只”翻译成“kata bantu bilangan untuk hewan (unggas dan hewan berkaki empat) seperti ayam, anjing, kucing dan sebagainya”（用语动物的量词（指飞禽、走兽）如：鸡、狗、猫等）。

对于初学者来说，印尼语翻译——即初学者母语的翻译会对初学者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这些印尼语的注释，学生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学习内容。因此，加强汉语教材相关印尼语的翻译注释的准确性，以正确的印尼语的标准语言，使译词与被译词的概念义正确，使用现代性的印尼词语、避免印尼语错误的译释、文字错误，并要对译词有完整的说明，从而避免因翻译注释的错误造成对学生的误导。

结论

本文考察分析三类六本汉语教材，在翻译方面来看，还存在诸多不适合印尼学习者之处，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编写适合印尼的汉语国别教材必须考虑到汉语教材使用的媒介语，媒介语是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的一座桥梁。不因为媒介语所存在的问题，而影响到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词语的理解。针对印尼汉语学习者，汉语教材需要使用印尼语和英语两种媒介语来译释。希望本文所指出的一些翻译问题能为印尼汉语国别教材的编写提供一点借鉴。

参考文献

- 宋燕坤. (2006). 《初级标准华语》第一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宋燕坤. (2006). 《初级标准华语》第二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宋燕坤. (2007). 《初级标准华语》第三册.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吴中伟. (2010). 《当代中文》入门级(课本).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 周健. (2005). 《基础华语》第一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荣继华. (2006). 《发展汉语初级汉语》(上).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晏懋思. (1994). 对外汉语教材中词语翻译的一些问题及其对策. 现代外语, (1), 57-60
- 高书贵. (1997).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生词与英文对译词语义错位问题.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6), 71-74
- 曾小红. (2006). 有关对外汉语英汉翻译教材的思考. 首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 117-119
- 徐品香. (2010). 教材生词英译问题负面影响的解决对策.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3), 53-57
- Departeme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2002).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Jakarta: Balai Pustaka